



讀杜詩愚得卷之九

古刻單復陽元讀

廣德元年春杜子在梓州間往漢州秋往閬州冬復回梓州

遠遊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復按是年史朝義自殺公在遐方聞而未真喜而賦此詩言賤子乃迷方之人到處為家誰能記憶之耶惟見竹連野色江擁春沙耳或種藥以扶衰病或吟詩以解歎嗟今也似聞胡騎之走故失喜而問京都何如耶賦也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公聞收河南北喜而賦是詩也首言在劍外忽傳已收薊北初聞而淚滿衣者傷士卒之肝腦塗地也却看妻子俱存則愁何在乎漫卷詩書而促裝則喜欲狂矣白首且須放歌縱酒青春正好作伴還鄉即從巴峽巫峽下襄陽而向洛陽矣故須溪謂自然是喜意流動得人結復何等句然喜願之極誠有如此它語不足易也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跡有俱羈縻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雙燕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公於客居見新燕而歎身老時危故以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為起語且用身無却少壯等語接之讀之令人悽惋賦無興也恹然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厭蜀交游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

定功曰荆門山在江陵府其峰對起如門○言天畔登樓而望故園且曰兵戈始定所移之柳更能存乎今也厭蜀之文態而思吳之勝事必將理舟楫而下荆門矣賦也

花底

試尋扶杖千藥黃鬢照萬蒼忽疑行莫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夢弼曰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

此後天
閣底殘
移入

玉人○首六句言花底有似潘岳河陽縣可留衛玠之車末
言深宜愛護勿致零落而委泥沙似勉人當惜寸陰之意比
也

柳邊

只道春先發那知柳亦新枝之摠到地紫之自開春紫燕時翻
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灞上遠愁人

鶴曰漢南應老盡公自喻在梓州也灞上遠愁人公懷長安
也○此詩觀物感時之邁而作第二句起下六句末二句結

上六句賦也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駿裏佳人屢
出董嬌饒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攜王趙兩紅

顏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諸公一未開我愁舞處
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纏頭

宋曰嬌饒名姬也生小字侯有董嬌饒詩**宋曰**東流江水西飛

燕可惜春光不相見以興見招之後不復見其姬也故下句

有願携之語句法則用古樂府云東飛百勞西飛燕黃姑織

女時見**宋本曰**王趙亦通泉之妓也○此詩題曰戲曰惱

蓋言郝使君宜遣名馬以見招又出佳人以作歡既別之後

不復見此春光願携佳人自通泉而來梓州再騁肌膚之如

練重看容顏之如花以開我愁且復有纏頭之錦不空過也

皆戲之惱之詞乃知老子於中興復不淺也賦也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總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野花隨處

發官柳著行新天際傷愁別離遊何太頻

鄭曰鄭縣屬梓州○此詩首二句惜別而生中四句之景物末二句結首二句而離思別愁見於言外賦也

題鄭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頻驚道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

夢弼曰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有疾風大雨今為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止覺吾太公問之果有疾風大雨後太公邑外過晉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稻

奉送佳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馬撓柳散時別離終不欠宗族忍相遺白狗黃牛

顏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諸公一未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面樽前还有錦纏頭

燕曰嬌饒名姬也生小字侯有董嬌饒詩題曰東流江水西飛

燕可惜春光不相見况以興見招之後不復見其姬也故下句有願携之語句法則用古樂府云東飛百勞西飛燕黃姑織

女時見燕本曰王趙亦通泉之妓也○此詩題曰戲曰惱

盖言郝使君宜遣名馬以見招又出佳人以作歡既別之後不復見此春光願携佳人自通泉而來梓州再騁肌膚之如

練重看空顏之如花以開我愁且復有纏頭之錦不空過也皆戲之惱之詞乃知老子於中興復不淺也賦也

鄭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憑高送所親又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野花隨處

發官柳著行新天際傷秋別離途何太頻

鄭曰鄭縣屬梓州○此詩首二句借別而生中四句之景物末二句結首二句而離思別愁見於言外賦也

題鄭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頻驚道小國一撥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

夢弼曰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突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有疾風大雨今為灌壇令當若嚴我行王覺吾太公問之果有疾風大雨後太公邑外過晉曰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稻

奉送佳都水翁下峽

無幾涪江筏馬傍柳散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白狗黃牛

峽朝雲暮雨祠所過馮問訊到日白題詩

鄭曰十道志開州有白狗峽二石隱起如白狗又有黃牛峽

高崖上有石色黃如牛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浦曰朝雲○首四句言崔翁下峽別離雖不久但親戚不忍相遺爾時公亦將出峽故云後四句言馮翁於所過之地而問訊他日我到自當一題詩賦也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蕭西共安禪

崔翁曰不住者言無著也○誰能解金印所以諷四使君

也○法華經偈安禪合掌○首四句言惠義寺之境物後

四句言陪四使君之登臨而四公誰能解印共安禪於此耶
賦也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
飄零為客久衰去羨君還
花雜重樹雲輕處
山天涯故人少更益影負毛班

首言泛舟送韋歸京而羨之乃自傷為客之久末乃以花樹
雲山起興而天涯故舊稀少更益傷懷耳賦而興也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
含風翠幃孤雲細背日丹
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
浴鳥飛路鷓鴣晚悠悠
諸天合在藤蘿外
昏黑應須到上頭
迥玄並反

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方琮曰

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溥古君子也○**默翁曰**詩首言寺下

春江山要官閣次聯山要景也三聯官閣及春江景也意趣

幽遠末更兼見寺景物賦也
琮後見現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竇李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憐大名讀書憂
觀問綸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首言竇九苦學才成而能文章以符大名次言汝歸成都讀
書問綸之餘須為我題詩於浣花之竹蓋懷草堂耳賦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
更為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
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
劔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默金曰首言前此會別之不常也次言今日會別之多遽也
兩句合蓄情思殆無窮也却就次聯下句引入三四聯三言
於別筵中見桃花柳絮可嫉可惡也四言所以可嫉可惡者
劍南春色感人吾別思方惡而柳絮復漂零焉桃花乃醉矣
焉是逆吾思而生愁也愁到別筵之酒邊雖欲飲酒解愁不
可得矣雖欲不嫉不惡不可得矣此形容別思之極也○復
按此詩公送路侍御入朝乃自言與路幼年情親者已四十
年中間別離兩無消息自今已往更為後會未知何地忽漫
相逢又是別筵此四言言會別之不常且復匆遽賦也故我
不分桃花之紅以其豔冶多媚也而生憎柳絮之白以其飄
轉無定也豈非劍南之春色無賴到酒邊之觸忤愁人耶與
也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淚逐勸五
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為情

首聯起下三聯末聯結上三聯然其離思寫得曲折痛快賦
也

上牛頭寺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花濃春寺
靜竹細野池幽何處鷓鴣啼切移時獨未休

夢弼曰寰宇記牛頭山在梓州郫縣南四面孤絕俯臨州郭
上有長樂寺樓閣煙花為一方之勝槩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傳燈無白

日本地有黃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趙曰鶴林即靈仙觀也趙曰燈呀以照夜而白日亦有之言長明燈也借傳燈字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

上兜率寺。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庾信哀雖久何顛好不忘白牛車遠近且欲上慈航

夢弼曰按圖經兜率寺在梓州郫縣南石林葉夢得曰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也趙曰庾信作哀江南賦何顛疑是周顛

南史周顛音辭辯麗長於佛理法華經云有大白牛肥壯力以駕寶車蓋喻大乘也○按佛書兜率真如皆古佛名詩言兜率有名之寺乃真如會法之堂其江山兼有巴蜀之形勝棟宇已自齊梁而創立然我雖若庾信之哀江南而周顛之好不忘故欲上慈航而到彼岸爾賦而此也

望兜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々雲氣重閃々浪花翻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時應清盃隨喜給孤園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

遲日深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

鶴曰是年參自蒲州長史入為太子中允帝鄉愁緒外春色

淚痕邊謂玄宗肅宗是年三月葬也○首言泛江送魏還京而曰愁緒外淚痕邊者感時戀闕之誠也又曰此別之後見酒頃相憶將詩莫浪傳末言因寄岑范皆交情之真賦也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首言登牛頭山亭子之景物次言避亂它鄉身將老而京國之信不通故不忍看花而洒淚賦也

送何侍御歸朝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天隅起繡衣故人從此去莫落寸心違

公自註李梓州泛舟蓮上作○起句見題意次聯應首句起

下句其三聯應第二三句末章序別懷賦也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賦為豔曲二首數明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王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

夢弼曰梁簡文詠內人詩風吹王袖香鮑照詩朔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茲長自為美當避豔陽年

白日移歌袖青青近笛床翠眉紫度曲雲影層層分行立馬千山莫迴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

蘇曰古詩云度曲翠眉低瓊曰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備可曰古樂府羅敷作陪上采云秦氏有美女自名為羅敷

使君謝羅敷寧肯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時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公用此以諷之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峰字

并谷中寺娟、林表峰攔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騎馬行春
袈衣冠起莫鍾雲門青窈、此別惜相從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
莫春日鬢俱蒼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

公自註余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夢弼曰吳越春秋子胥

曰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南溪即浣花溪之

南也○詩言避兵來蜀郡同病同老於此日父老以天下亂

未安故也今韋文別我歸成都幸為問訊草堂之竹此與送

寶真詩同意賦也

絕句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用悲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一作詳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勸何家君有長

才不貧賤君今起施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善賢府

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惠義寺園送辛負外

朱櫻此日出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貧握手高牙仰

望足離筵

又

雙峰窈窕春臺萬竹青、照客盃細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

望近人開向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回直到綿州始分

首江頭樹裏共誰來

水詩卷六 九
魯忠巨公送辛負外時暫至綿州○默翁巨首四句言酌酒
送別之景惜別也三聯言憶昨更欲親送別末言無奈終別
何言同問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
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十五使君二首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峰孤亭凌噴薄萬井逼春容霄漢愁高
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携我豁心舟

鶴曰綿州踰巴西郡

轉驚波作惡即恐岸隨流賴有盃中物送同海上鷗關心小刻
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漂泊猶盃
酒躊躇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二使君諮議
諸昆季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々春郭水冷冷々全蜀多名
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

鶴曰鹽亭縣屬梓州洙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
蔚若相如儼若君平王褒曉暉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後
漢陳寔與諸子造荀淑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
賢人聚也○首言次鹽亭縣之景物次言奉簡嚴家是李之
意賦也曠疾杓反

倚杖

看花雖郭外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鷗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公自註鹽亭縣作○詩言看花倚杖於郭外溪邊而物色生意滿前故意去年之淒涼賦也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關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豈化尊絲熟刀鳴鑼縷飛使君雙阜蓋灘淺正相依

鶴曰西湖在漢州即房瑄所鑿城西池也洙曰舊相謂房瑄也瑄罷相後為漢州刺史世說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尊羹得鹽豉尤美千里蓋湖名也潘安仁西征賦養人切縷鸞刀若飛○詩首言房公罷相刺漢州而鑿城西池起聯

與次聯交互相生蓋言房公西湖也未四句言陪王杜二公泛湖而有尊絲鱠縷之美味賦也

舟前小鵝兒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柰若何

公自註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鶴曰成都北至漢州不滿百里

官池春鴈二首

自古稻梁多不足至今鷓鴣亂為羣且休悵望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空論尚有霜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繒繳絕須防

夢符曰班固兩都賦撫鴻量御增繳註增短矢也繳生絲縷也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亭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應迴首為報籠
隨王右軍

鶴曰按史是年四月名瑄拜刑部尚書第二句蓋以其再入朝也晉王羲之為右軍將軍性愛鵝山陰道士養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與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去

荅楊梓州

我到房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却向青溪不相見回船
載阿戎遊

殊且阮籍謂王渾曰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阿戎謂渾之也師曰本作楊公池水頭蓋楊梓州先人嘗守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為農田之利在梓州青溪之西號楊公池今乃子又守此州故公有應載阿戎遊之句

甘園

春日清江岸千廿二頃園青雲差葉密白雪避花繁結子隨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殊曰蜀甘歲入貢

寄題江外草堂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遭亂到吳江卧病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艱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啟豁當清川雖有

會心但數脈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少窟黃
鵠摩蒼天古采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願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
為携老妻去慘澹澹陵風煙事跡無固必幽貞愧雙全尚念四小
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隣里憐

公自註梓州作寄成都故居深曰屈原卜居將誅鋤草茅以
力耕乎託儒者一畝之宮趙曰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
都明年為上元二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為寶應元年
乃公成草堂之日也唐高祖勅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
作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了當為斷手秦本紀幽而不正非君
子之幽也易幽人之貞吉○復按公自同谷至成都卜居浣
花溪成都亂適梓州乃懷成都故居而寄題焉首言我性欲
逃自然乃卜居浣花溪之上次言遭亂入蜀故誅苑以自病

初不甚廣原其所自也次言經營斷手涉歷歲年方獲成就
不期土木之華艱自覺面勢之堅完叙其為之不易也次
言亭臺當清川雖有佳侶數能同舟游釣奈何干戈未定
安得酣歌以眠其間耶言蜀亂而去之也次以蛟龍黃鵠比
賢達之士不受外物牽制願我之愚豈能見機而作如賢士
耶次言我之先亂而去者偶然耳且事無固必貴全幽貞言
幸免失身也未章猶念四松之小易為蔓草所纏而霜骨不
長為隣里所憐蓋松有歲寒之操且公手植而愛之也故公
歸草堂詩有入門四松在之句又有四松詩則其意可知矣
賦也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一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飄金繩南陌既留

嶽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迴策匪新岸所攀仍
舊藤耳激洞門颯日存寒谷永出塵閼軌躡畢景遺炎蒸永願
長夏將衰樓大乘騎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
恨兼相仍

趙曰中軍指章留後上客指崔都督也漢疎廣傳設祖道供
張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繩釋氏以
如采為大乘教羅漢為小乘教○此章留後於惠義寺餞崔
都督赴嘉州而公與宴有作賦也首言留後餞都督於惠義
寺次言南陌既宴以留歡而茲山又深登而設宴次言日榮
板藤之時聽洞門之風看寒谷之冰喜無暑氣也次言此寺
無俗駕而自清涼於是永坐長夏而樓大乘也末言我於
旅每思宴會艱難常懷友朋然勞生能幾何時而離別

之恨相兼相仍其奈之何我鶴曰章留後章彝也時為梓州
刺史是年春是李梓州夏是章彝繼之也板攀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屢食將軍
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寇盜狂歌外形骸痛
飲中野雲低渡水簷雨細隨風出彌江城黑題詩蠟炬紅此身
醒復醉不擬笑途窮

趙曰公因宴南樓而望長安也張良說高帝燒絕棧道雅州
在蜀之西地多雨名漏天唐曰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公
自叙得章留後禮遇之隆也出彌謂夜傳彌令此節度之事
也○復按寶應元年夏章彝守梓州時公在梓故陪宴南樓
而有作也首言絕域夏末幸陪清宴於此樓因念朝廷在棧

道之北鼓角在漏天之東正天子盱食之時而我輩同清宴
何其幸耶次言我已白頭豈止清宴同而已且屢食將軍之
弟仍騎御史之驄感其恩遇之隆也次言狂歌痛飲之時則
野雲低渡水簷雨細隨風而寇盜形骸且付之歌酒之外末
章言傳彌則昏黑題詩則燭紅而我既醒復醉已無窮途之
笑矣末二章雖皆若自寬之詞而有至悲之意寓焉其愛君
憂國之心真一飯不忘君者與賦也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為迥留明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進風涼老去一盃
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蒼

趙曰雲霄遺暑濕之臺之高如在雲霄間頓失去暑濕之氣
詩屢舞慳雖戈反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竹筍迎船出白江
魚入罾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
少莫怪頻勸酒盃

宋曰後漢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招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
今皇后貴人師事焉蹕曰大家子戲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
隨至官作東征賦以叙行李脩可曰孟宗至孝母好食笋冬
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蹕筍為之生後漢姜詩及妻龐氏至孝
母好飲江水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鱸呼隣母共
之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
膳黔州為黔陽郡○默翁曰前四句言王侍母舟行舟中景
物可以奉親也三聯送別祝別未復惜別也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暎江幕風鳴排檻旗絕董終不
及勸酒欲無詞已隨峴山淚國題雲雨詩

夢弼曰晉羊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
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曰名為墮淚碑詩東山零雨
其濛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賈少尹

秋日野亭千橘香王杯錦席高雲源主人送客何所作行酒賦
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新京
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公自註作音佐希曰成都前號南京故用京尹事前漢趙廣
漢張敞為京兆尹中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前四句

見題意次自言衰老難為別而少尹治成都必有籍二名
勝張趙矣賦也

章梓州水亭

城晚通雲霧江深到芰荷更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近屬淮王
至高明節子過荆川愛山簡君醉亦長歌

時漢中王蕪道士席謙在會同用何字韻晉山
晉山
醉酌無所知此比章梓州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雲裏不聞雙鴈過掌中貪見一珠新秋風嫋二吹江漢只在他
鄉何處人

公自註王新詠明珠晉山曰鴈喻兄弟也漢中王兄汝陽王

也漢孔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生於老蚌
珠曰佛書云如掌中之珠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杏二東山携妓去冷三脩
竹待王歸

珠曰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肅自
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
舟人承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寒
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曰謝安居東山每遊賞必以妓女後**曰**脩竹梁孝王園
名也續漢書梁王兔園多植竹即所謂脩竹園地志孝王東
苑方三百里苑中有鴈池脩竹園

撥拂子

撥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然金錯
刀擢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卧
炎蒸陋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微三歲
清秋至未敢關絨滕

夢弼曰白羽扇也張九齡嘗進白羽扇賦以見志云肅鳥
羽穆如清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息於篋中時李林甫代其
為相也尹曰李善註文選金錯刀引續漢書云佩刀諸侯王
黃金錯環朱絲繩乃中琴瑟之用也啞當作嗜啞吞齧也莊
子蚊虻嗜膚則通夕不寐矣○此詩言撥拂子為物雖微取
其有效能之義不忍棄之且以微之賦無比也首言人知撥
拂之薄陋不知撥拂之效能其所效之能雖難代白羽然可
除蒼蠅若夫金錯刀朱絲繩非獨以顏色之好亦係乎人之

顧眄爾次言吾老卧病家貧值暑賴其驅嗜膚之蠅且凡物之微者人競棄之而弗顧苟有義在誰肯徵之我則不然三歲歲之不忍棄者以其能除蒼蠅而效能耳蓋以比人有所長皆可取而用之不可棄也

送元二適江左。

亂後全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公自註)元結也(夢弼曰)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任温嶠嘗為丹陽尹漢公孫述僭偽以魚復縣為白帝城○(項溪曰)丹陽係晉室語其忠公孫白帝城則僭偽也事語自別本或其在過論兵豈非潘鎮節度有難言者乎能如此讀方有少進又曰此等結語孰味自是深厚○(詩言)亂後全相見秋深復遠行

有遠行當此之時為勞苦而又送君情何以堪且今日之為邪者有公忠者有僭偽者元所經過之地頃自愛重慎勿輕言兵事戒之詞賦兼比也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資粟帛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宋曰晉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此詩送路使君之任陵州而作賦也首言王室多難故高官皆武臣今安史之亂已平而通使故岳牧方用文

人且朝廷待賢良最急况君當拔擢之初則行蓋出風塵而
佩刀成公輔之氣象矣次言今天下用兵而府庫貧矣諸公
宜守清白均賦役以樹佳政誠若是則路君自此升矣我則
甘在泥塗當秋天搖落之時回首江濱以望君之超遷於雲
霄之上矣賦而比也

授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韋十郎官安穩無後來不奉一行書不知貧病關何事能使羣
賢跡也疎

(希曰韋以郎官而入梓州幕蓋唐時多以朝士入州幕如韋
應物寄洪州幕府盧侍御是也佛書問世尊安穩否

客舊館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暖何時

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

詩言陳跡隨人事便見題意蓋言其或去或來之不定初秋
別而莫秋來梨葉赤而聞砧聲矣且竹林之青自若然我無
由出峽而風暖何時可捲故愁不自勝賦而興也

九日

去年登高鄆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
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常傍人酒闌却憶十年
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鄆縣屬梓州涪江水東南合梓州之射江

驪山指
舊日明皇遊幸也○默然曰首二句為綱次就登高上白髮

見花三就重在上歎久客傷人未則有懷於往昔國家盛時
之景况與今日白髮久客異矣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首言在涪江薄暮之景物而第三四句語意尤切以三聯之承末句之結觀之可知矣興而賦也

薄遊

浙風生砌團月隱墻遙空秋鴈滅半嶺暮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斬香已城添淚眼今夕復秋光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會不可得以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群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

復按此詩首言萬壑千崖樹聲滿而秋氣高斯時也浮舟出彼縣郭別酒寄之江濤謂王閬州筵也次言良會不可得以此生何太勞耶今我窮愁至於極瘦而群盜尚多謂奉酬惜別也末言吾舅惜別而使君贈袍且沙頭失侶之黃鶴亦自哀號况人乎哉賦也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王喬鳥名曰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吾舅意凄然

芝功曰漢書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致也宣帝使

王褒往祀焉鄭曰秦嶺在秦州青城縣屬蜀州

閬州東樓送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曹城有高樓制古丹腹存造二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車馬

客而無人世喧喧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佳顏色
色天寒鳥獸伏藏草木草根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罇豈伊
山川間延首盜賊斂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失聲
出已復吞

此詩首言城樓之高百餘尺四面開門而豁達雖有往來車
馬之客而無人世之喧囂俯視大江以列筵亦足以慰別離
之魂是時秋冬之交天寒霜露動植之物亦得休息歸根今
我送舅氏故萬感集於清罇矣豈伊山水之間迴首而盜賊
多故高賢亦不暇宴飲矧銜王命已久欲崩奔而不留是以
臨風欲哭而吞聲耳賦也

南池

南池巴閬間所向蓋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然閬城

南枕帶巴江腹芙蓉荷入異縣杭稻共比屋皇天不無意美利
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
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
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
淫祠自古昔非惟一川浩氣干戈浩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
興遺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夢弼曰十道志閬州有南池昔項羽封高帝於漢中漢中與
閬皆屬利州路故此池之南有漢王祠四時巫祝奔走以祭
之乃其俗也靈衣謂神衣○按公於廣德元年秋適閬州
經南池作詩以紀之賦也首言巴閬間多山安知有此萬
之蒼池耶且當閬州之城南呀然枕帶巴江有芙蓉杭稻之
別次言皇天或美利之止足今歲高田失西成而此芙蓉杭

積頰二豐熟知水多雜魚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顏色
好言南池之美利也次言池南有漢王祠巫祝終朝歌舞荒
我風俗亦已久矣且明王魂魄正直不應於空陂之上來親
酒食言神不歆非類也次言古無淫祀淫祀無福自先王之
法不行於天下極目皆淫祀非獨此地而已况當干戈充斥
之際淫祀愈多為可傷矣末自言平生江海之清興今值兵
戈局促不得以逞於是駐馬於南池之旁以問漁舟而躊躇
不忍去者將以慰吾局促之情懷耳詳觀是詩所紀南池有
菱荷菡萏魚木之美利及漢王祠廟之淫祀雖傷干戈然亦
少慰羈束之懷云爾

放船

送客春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船迴青惜峰巒

別若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商歌還入

之景物及坐船安穩而清興悠然亦自適之詞賦也

與嚴二歸奉禮別

別若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商歌還入
交巴俗自為隣尚愧微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群盜散關下受
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

鶴曰按唐志太常寺奉禮郎二人掌君臣版位以奉朝會祭
祀之禮山東群盜謂來瑱賜死及崔浩高張忠志等以諸州降
也瑛

贈裴南部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塵滿菜蕪既堂橫單少琴人皆知飲水公蓮車不偷金梁獻書應

作秦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群小謗能深即出黃沙在應頭白
髮後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

鶴曰南部縣屬閬州夢弼曰後漢范丹字史雲嘗為菜蕪長
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金中生魚范菜蕪
呂氏春秋交子賊為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治漢鄒陽之梁
後孝王遊羊勝等讒毀之下陽吏陽後獄中上書二奏孝王
出之卒為上客史記秦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

對雨。

莽二天涯兩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雪嶺防秋
急繩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息私

深曰雪嶺西山也西山有松州正控吐蕃唐志註唐興有羊
灌田朋竿繩橋三守以抵城今云繩橋蓋二城之一

本曰羌屬太宗中宗時以公主妻之○詩言對雨獨立之時
所憂者非巴山道路之險特恐失漢旌旗耳何哉蓋以雪嶺
繩橋防秋之急而戰勝之遲故也未言吐蕃有甥舅之禮未
敢背畔其愛君愛國之意曲折詳盡得詩人忠厚之體興而
賦也

警急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和親知計
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公自註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夢弼曰漢書邊防備警急是
詩作於松州未陷之前適嘗為淮南節度故言舊楚將也趙
曰言青海為吐蕃所有其勢如鷹馬之飽而飛颺不就繫池也
○詩言高適防邊以備警急而松州之圍未解乃知公主和

親之計為拙今青海又為吐蕃所得實若養鷹為之飽飛矣賦也
繫執細也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牢落新燒
棧蒼涼崔維保三州鶴曰是年吐蕃入寇詔焚大散

趙曰按史肅宗時吐蕃數來請和雖知其詐姑務紓患是年
使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十月破邠州入奉天代宗
幸陝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鶴曰是年吐蕃入寇詔焚大散
關及通京畿扼命郭子儀禦敵子儀久閑廢纔得二十騎而
行趙曰司馬相如有喻已蜀檄公止取喻蜀字以言蜀父老
望王官之至也○詩言漢北巴西之亂而諸將力戰使臣不
通承首二句次言詔焚大散關及命子儀禦敵事末言蜀人

此後天一
關成發

深望王官之至賦也

征夫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漂梗無安
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鶴曰警急王命征夫三首皆為高道作吐蕃入寇高道在蜀
調征夫防守卒陷松維等州故首篇有才名妙畧之稱而其
下皆敗北之事所以諷之也○此言征夫敗北道路城市間
唯聞哭聲今我流寓於此又值亂無安居之地然官軍不通
吾道竟如何邪賦也

漁陽

漁陽突騎猶精銳莽、雍王都却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
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去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者

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漁陽指雍王所統之兵也鮑曰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趙曰公聞雍王出師之勝而尚聞河地猶有負固者故言諸將飄然而來已為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按史祿山反時築壘范陽北號碓武以峙兵聚糧此舉往事以懲警之也言祿山初為走計而竟不保耳繫書用魯仲連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事

西山三首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蜀將分旗鼓羌兵助鎧鉞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希曰西山築城高欲依於白帝故下言轉粟之難如上青天

非指公孫述事趙曰時吐蕃圍松州勢迫近蜀故云蜀將分旗鼓以禦之也○言夷界蕃州在積雪荒山之頂而築城運粟分將助兵以禦之者以西南吐蕃背和好而殺氣日甚故爾賦也

幸苦三城戍

暮天寒使者渡山賊營壘迴首得無憂

鶴曰蜀有火井火井縣在邛州○言三城之戍幸苦者以防萬里之秋恐煙塵之及火井松州故守將不寧而通使不息應首聯且迴首而賊壘滿山其得無憂乎賦也

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羣羣崖鐵馬瘦權口米船稀韓士安邊
榮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

殊日羣羣崖鐵馬瘦權口米船稀韓士安邊

米船稀糧餉不繼也○言兵士深入而圍未解且馬瘦糧少
得無憂乎所恃者辯士有安邊之策元戎有決勝之威耳今
朝烏鵲之報喜將欲奏凱而歸乎賦也

遺憂。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紛々乘白
馬攘大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

鶴曰是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出幸陝蓋由宦官程元振
輩專權遂致名亂太常博士柳沆上疏其詞切直乞斬元振
首馳告天下上猶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公是
以有受諫無今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此公聞吐蕃陷
京師消息未真之作也次以受諫臨危為言則其苦語哀傷
為何如哉且又盜賊充斥而隋文宮室焚燒何太頻邪則公

之心益悲矣賦也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汝無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夫寒邵伯
樹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重衣群臣安在哉

夢弼曰三輔黃圖望仙臺漢武帝所建在華州華陰縣○詩
言梓州遇中使自峽中來云盜賊猶奔突未已恐乘輿幸陝
未還宮述中使之言也未則傷今思古以責當朝公卿賦也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盈々當雪
杏豔々待香梅直若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此詩睹物傷時之作蓋曰草木搖落已回春意何朝廷之亂
尚未清耶觀結語可見賦兼比也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春動水茫、八駿隨天
三群臣從武皇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

趙曰京師陷代宗如陝此姑以巡狩而言也○首四句亦睹物思君之意末以扈從出幸比巡狩為君諱也前早花憂風塵之暗此城上喜巡狩之行然其詞旨含蓄宛轉沉着得詩人之體裁賦也

送李卿暉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暮景巴蜀
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魏關尚含情

鶴曰按宗室世系暉大鄭王房淮安忠公瑋之子終禮部侍郎趙曰承明漢殿名夢弼曰地志閬州有晉安縣本晉城時

公與李暉俱在閬故也莊子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魏闕謂雉門之外兩觀闕高魏、然○首言李暉之還京當兵亂已息之餘急宜向承明而問行在次自言年光僻在巴蜀而喜江漢之清雖云自棄然心存魏闕不能自己賦也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雲拂地山木慘
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秋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
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鶴曰是年冬晚公自閬復歸梓州

歲莫

歲莫遠為客邊隅不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
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寤寤壯心驚

珠曰漢終軍請使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此詩首二句起中四句中四句實承第二句意而歎當時無終軍之請纓末句承之而以壯心驚結之且終首句意賦也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為一室迴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裁

首四句言舍弟占歸草堂之意末四句聊示檢校之事賦也

江陵望幸

雄都元壯麗望幸歛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未枉周王駕馬終期漢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

為已按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代宗幸陝以衛伯玉有人言

當方面任大事乃拜荆南節度使意是時代宗有意幸江陵故公有此作夢弼曰周穆王肆意遠遊駕八駿之乘漢武帝南巡至于盛唐註盛唐商都也景帝時七國反以誅晁錯為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誰何漢之宗臣此指郭子儀也

桃竹杖引贈章綬後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浪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劍或與蛟龍爭重為告白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風塵瀟湘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

將曷後

東坡曰桃竹葉如梭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拄杖也**鶴曰**梓州為梓潼郡白帝城在魚復縣神仙傳黃真房後壺公遊壺公與竹杖騎而歸即以杖授葛屐中頭乃青龍也君山在洞庭湖中○梓潼章使君以桃竹杖西遊公公作桃竹杖引以荅贈賦也首言桃竹生於江之南也滄波噴浪不長不短而尺度以足斬削根皮有公玉江妃水仙愛惜而不可得今使君乃得之多而後實奇為之歎惜也次言使君憐我老病而贈兩莖出入之際爪口然有聲今老夫復欲乘濤鼓浪東南行但恐為鬼相奪較龍爭耳乃重為告之曰杖兮杖之爾之生也甚正且慎勿見水學化為龍滅跡於湖上之君山使我不見爾也

也風塵豺虎如此忽生六爾雙杖兮吾將曷後哉或曰賊燕比也

冬狩行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盡落日迴蒼穹帳前生致九青兕駝駝羴羴垂玄熊東西西北百里間鬃鬣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鸚鵡力不能高飛逐走蓬內夫夫足登鼎鼎胡為見羈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馳况今攝行大將權璠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獻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

公自註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閩後東川愛弼曰校獵
謂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詩曰周禮春蒐夏苗秋
冬狩本天子之事而諸侯同之乃深譏章彝也彝兼侍御史
故云一馬驄老翁公自謂也是年吐蕃入寇車駕幸陝吐蕃
陷京師史申侯與西夷大戎殺幽王驪山下昔明皇以祿山
之禍蒙塵於蜀今代宗以吐蕃之亂蒙塵於陝故曰塵再蒙
也○夢弼曰時章彝大閱東川公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
後夷狄以安王室也復按此詩首言東川節度以兵馬校獵
所獲之多寡亦以觀厥成功夜散猛士清晨合圍譏非古制
亦驟同者言其士卒練習也次言殺獲禽獸之多百里之間
寒山為空非薦羞之物亦在虞羅之中譏其掩群盡物也
言兇狩天子之事而侯得以同之亦譏之詞也況今攝行

大將弼公嚴明頗有前賢之風美之詞也次四句公自言
廢亂已十年喜君士卒之整肅請為我回轡以擒西戎之吐
蕃不亦可乎苟盡草中之狐兔亦何益於事况今天子再蒙
塵于外得不哀痛之尤者哉且重言而發於聲嗟氣歎之餘
則公之感傷為何如耶章彝聞此亦將有感而自奮焉卒不
聞其效忠嗚呼惜哉賦也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倫如一
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厨金盃凍洗滌
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疏通合古典威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
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
酒運糧繩橋柱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

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應殊綉衣春當霄
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江
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為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
馬青然

時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為東府實以御史出
檢校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入奏公作是詩以贈之
骨鯁剛直也若肉之有骨魚之有鯁也漢有迎風寒骨之公
古詩瑩若玉壺水言清澈也前漢禮樂志景星歌表其德
折朝醒蜀都賦註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源史隆隆
如雷聲焰出爛然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唐志為南
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都督松維恭達雅黎姚志八州西
山三城謂姚維松也皆當吐蕃之要衝漢書之衣冠衣

老萊子綵服以娛親漢夏侯勝曰取青紫如俛拾地
芥耳○此詩實侍御之入奏為計之大而作賦兼比也首
以漢子鳳繼比其年少而有忠義骨鯁之德又如清水蕪
置之王壺金盃足以滌君軀之煩熱且其政用疏通而合典
則威嚴豪貴而馳文儒美其志勢而不拘文法便宜從事皆
人所難能者次言天子憂念吐蕃之憑陵而西南兵革未息
人既未蘇今得實氏檢宗以應時須故憐憫斬木則壯士以
喜八州思戰三城守邊則吐蕃可圖矣以此入奏為計甚大
宜蒙殊恩次言春初則綉衣當入朝綉服當趨庭若省郎京
尹之殊恩可俯而拾及春未暮將還成都還成都肯訪我不
如訪我我則為君滿眼沽酒奴與白飯馬與青為言愛敬之
無已也

山寺

野寺根石壁諸龕漏窟鬼前佛不復辨百身一髮皆唯有古殿
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使君騎紫馬捧擁從
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纓告訴棟梁推公為
願兵徒咄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懼喜鬼
物無憐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禰胎
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日入道苦日晒同嬰孩

公曰聖章留後同遊得闍字爾曰詩崇牙樹羽爾曰佛書註
梵語檀波羅蜜華言布施合華梵之言曰檀施晉陽維祖多
羅西域樹名如栴檀樹也法華經譬如有入年幼捨父逃逝
困窮父求不得窮子傭任遇到父所受雇除穢養其父宣言
爾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曰言曰人

言於無佛福生有基福生有胎○公與軍使君同遊山寺山
僧言訴寺廢壞而使君厚施故公作詩以紀之賦也首言野
寺消歇佛不可辨惟見莓苔雖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矣如
聞龍象悲泣其廢壞足令信佛者為之興哀次言使君至而
信訴即為願兵徒而布施咄嗟以辨次言我知若此則諸天
必歡喜而鬼物無憐猜矣雖然公以此撫士卒則窮子失靜
處而高人憂禰胎矣末言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回謂公極
而春來耳思量入道之苦自哄如嬰孩之無知也

將過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韻。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
率失身為杯酒近解痛飲後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
家狗既無造方慈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

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卷九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張
下羅窗見健兒九二鐵紅旗此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
渡清未是長三峽後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中原消息
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在席上
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

洙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家語孔子
纍然若喪家之狗趙曰禮遊必有方語父母在不遠遊時公
已無父母故無此戀也青草湖在巴陵三峽謂巫峽黃牛峽
明月峽黃屋言天子車蓋也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康天
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言楚也南斗吳地分○此詩公自言
留蜀之久今將之吳楚留別章梓州及幕府諸公既自道其
所以又憂中原盜賊之亂

賦也首言入蜀之久常恐有酒失而辭酒徒今將適吳楚吾
知免夫次自言今昔之不同而行止復何有耶今將適吳楚
且相逢有新故相知有淺深是以取別隨薄厚焉其曰不意
青草湖扁舟落吾手言之吳楚也次言章梓州餞別而賓從
留歡之厚次言此行三峽波濤之險未足為畏而盜賊之多
衣冠之走中原君王之安否消息未聞為可憂耳末言拜東
皇上南斗以適荆蠻有使即寄書○否則惟長憶不忘而已
矣吾於是詩見公之自道其所以入蜀也○九二章彝諸公聞此其
亦有感焉者與

收京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大戎衣冠却扈從車駕已還宮
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鶴曰是年十月癸巳郭子儀復京師十二月車駕至自陝州
 ○首言聞殺犬戎復收京師而車駕還宮衣冠扈從此四句
 問之詞次言剋復誠然如此則扶持王室全在數公尚當
 益謹防之勿令回首之地起悲風而慟哭賦也

贈別賀蘭鈺

黃雀飽野粟群飛動荆榛今吾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老驥倦
 首蒼鷹愁易馴高齋世未識固合嬰飢貧國步初反正乾坤尚
 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羊君思千里尊生
 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趙曰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
 頌於是俛而噴仰而鳴今云倦驥首以無伯樂也晉或記
 異曰慕容垂猶驥也飢則附人飽便而馳今云悲易行

苟於今卷而然深曰漢貨得蜀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沃
 野下有踐鵠至死不飢註踐鵠羊也千里吳石塘湖名也○
 此詩贈賀蘭鈺別而嘆群小之得志今吾無告以向時人夫
 復何恨乃以老驥蒼鷹比高賢且歎舉世未有識之者則其
 嬰飢貧也固宜比燕賦也今日國步反正之初尚多風塵故
 子慷慨悲歌自歎其老乃思等而遠赴湘吳我則戀羊尚在
 岷蜀雖云生離即與死別無異故不勝其悲自耳自然賦也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白骨新交
 戰雲臺舊壘拓邊乘捷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鶴曰按史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府州縣
 是年安番入寇盡有隴右之地故有雲臺舊壘拓邊之感又按

是年遣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囚明年乃得歸
故用漢使張騫為喻也○言將帥之豪息澤不即歸餘備亂
反致戎狄猾夏故曰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責之詞也
未復憶使臣之未得歸賦也

○勦餘地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
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慈戰歸馬華山陽

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吞食上國青海謂西羌越裳謂東
夷戎之以無事於彼也書偃武備文歸馬于華山之陽○言
山前雖得然尚留餘孽且方鎮跋扈使者相望慎勿有言於
戎狄則大君可無戰而歸馬矣賦也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虎突持蠶絲春莫取金
長今守官新不道行倫總盜賊本王臣

趙曰洛陽為天地中貢賦之道路均焉洙曰漢文帝太倉之
粟紅腐而不可食上林賦建翠華之旗蓋天子之旗也○言
京師舟車貢賦既已無阻則倉廩將實陳相曰而禮義生
矣慎勿倚金湯之固而驕奢自恣源今宇宙之長新亦不過
行儉德而已且盜賊本皆王臣即撫我則石塵我則讎之謂
賦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来疆幹地未有不臣朝受鉞親賢
往甲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

趙曰丹桂耐風霜之物青梧秋凋之物此引下句強幹弱枝

之意光武紀丁恭謙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
所以為治也又章帝性寬仁而親之息篤故叔父濟南中
山二王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宋意上疏諫曰春秋

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卑之強幹弱枝者也洙
曰左傳分茅列土親賢並建鶴曰是年十月以雍王造為關
內兵馬元帥又當時諸將侈於居第嘗下詔禁止之○以丹
桂青梧喻強幹弱枝如此則未有不臣者况親賢以授封制
詔以卑官且使依古之封建則治化成矣此而也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上彼部無
色之官皆有詞頭則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趙曰安史既滅後傑固懷思以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沮名
絕假則真拜之非特假節而已言諸將家無如故言其報
主之遲也洙曰情結紳胥重官而不禁外任故公有無色
有詞之譏也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言胡既滅而
者以兵殘而將殘如光弼懷思言諸將家無如故言其報

而無假則諸將報君之心何遲而不速耶責之之詞也且領
郡之官輒無色而有詞者懼微服之無藝也故願下哀痛之
詔以問民之疾苦耳賦也

寄賀蘭二銘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目相作白頭翁歲晚仍分
秋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

朱曰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言朝野昇
平之後乃於亂離之中相隨俱老於萬里之外奈何歲晚仍
相別而轉蓬勿云俱在殊方而不相念飲啄亦幾回相同矣
賦也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葭萌氏種

通左擔犬戎屯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鮑曰葭萌屬利州左擔當作武擔見成都記○言高齋見野更臨門而愁坐是以山寒水氣之逼人又况葭萌武擔有氏種犬戎之屯故日憂奔走而歸期未定也

避地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墻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曾見出腥臊
言避地竄身而詩書倚闥奴僕榮貴蓋自歎不偶也此生雖云行所遇而安然行在僅聞信而未真則宗社必將恢復以出腥臊蓋念國家之多難也賦也

讀杜詩愚得卷之九

